



特稿

阿里边关行

遥远到底有多远

支普齐,藏语意为“在那遥远的地方”。

遥远,到底有多远?一封信的旅程或许可以告诉我们——

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漳州出发,到上海外滩的写字楼,一份快递,次日可达。

从漳州同一地点,上等兵赖灵鑫的家人寄出一封信,送到与上海处于同一纬度的支普齐,需要走多久?

答案是3个月。这,就是最繁华与最遥远之间的距离。

秋日,越野车吃力跋涉在望不到头的山路上。不知不觉,海拔已升至5000多米,缺氧不仅让人昏昏沉沉,连车都“喘着粗气”。

“到支普齐,究竟还有多远?”一路上,同样的问题不断从记者乌紫的嘴唇蹦出。“不好说,看路况。”作为阿里军分区汽车营资历最老的司机之一,驾驶员郭景峰面带微笑地抛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答案:“我们老营长第一次带车队从狮泉河出发去支普齐,花了整整67天。”

最近的村庄,距离支普齐也有80公里山路——这些人几乎没有听过名字的哨所,与普通中国百姓之间,隔着高耸入云的雪山。

“刘景涛,你到底在哪里?”母亲有点愠怒地在电话里责问。22岁的吉林小伙刘景涛当兵来到支普齐,他的母亲专门买回一张中国地图。从这之后,每天第一颗星挂上天空,凝视地图上“雄鸡”尾部的喜马拉雅山脉,成了母亲的必修课。

支普齐在哪里?地图上,它实在太小,小得甚至连个小黑点都不是。

母亲问了一次又一次,刘景涛有点不耐烦:“别找了,地图上没有标注这个地方。”

又一次,长长的沉默过后,刘景涛说:“妈妈,你能看见银河吗?我就在银河下面站岗。”

2019年,银河之下的中国广袤领土上,没有网络信号覆盖的地方,已经不多见了。

在中尉王新设计的人生场景中,这样一种“无网”模式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的。

两年前的夏天,学通信工程的王新新,接到了前往支普齐报到的命令。新干部需要提前报送一份资料。

“我微信传给你吧?”“我们这儿,没有网络信号。”

戏剧性的是,学通信工程的他,已经在那个直到2019年9月都没有通手机信号的地方待了两年。他笑着说: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,是你在这边,而我在网的那边。”

关于遥远,支普齐的每名官兵,都有属于自己的“版本”。

和许多年轻爸爸一样,连长俞湘剑也喜欢晒娃。“看,我女儿多漂亮!”他打开手机,播放双胞胎女儿的最新视频,满眼都是爱。

说是最新视频,其实已是3个月前妻子给他拍的。为了拿到这段视频,俞湘剑大费周折——战友到山下开会,特意加上了妻子的微信。妻子将双胞胎女儿的视频,传给了战友。等战友返回支普齐,俞湘剑用蓝牙把视频从战友手机传到自己手机上。

因为遥远,有些在外面能轻而易举办到的事,在支普齐可能出乎意料之难。“那个夜晚,我拿着手机反反复复看了几十遍,孩子长得太快了。”俞湘剑略带羞涩地说,“听着孩子叫爸爸,却看不到她们,这种感觉挺折磨人。”

在这里,时间的流逝就像喜马拉雅冰峰上的雪,慢慢消融。夏季来临,送菜车的第一次抵达,意味着凝固的支普齐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。可惜,这里的夏天短到来不及穿短袖。降水多的年份,支普齐10月底就大雪封山了。冬天,漫长得让人透不过气来。

遥远,不仅是地理上的概念,更是心理上的感受。因为没有网络,支普齐边防官兵的世界与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,无形中分割开来。

25岁的中士马林,刚刚学会使用支付宝。在山上待了7年,他只回过3次家,最近一次休假是2018年。大街上,卖菜的小贩让他“扫一扫”,他都不会。同学聚会,别人说“佛系”,他不知道什么

从北京出发,向西,向西,来到新疆。从新疆叶城乘坐军用运输车,跟随汽车兵沿西藏公路翻越座座雪山达坂,一路行至西藏阿里高原。

从阿里狮泉河乘坐越野车,驶过数不清的回头弯,来到深藏于喜马拉雅山脉褶皱中的支普齐哨所。

从山脚出发,跨上马背,跟随运送物资的隊伍,沿着陡峭的山脊,爬上海拔5054米的山顶哨位。

7天,这是记者从祖国“心脏”走到西北边疆

“毛细血管末梢”所用的时间;7天,如果乘坐现代工具,几乎可以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地方。

在那遥远的地方,离家很远,离家很远。在那遥远的地方,没有界碑,只有车辙印、马蹄印和边防军人的脚印。



第594期



走进支普齐哨所——在那遥远的地方

■本报记者 柳刚 高立英 李蕾 特约记者 张强



图①:支普齐深藏于高原群山之中。刘晓东摄



图③:支普齐美丽的青稞田。乔玉中摄

意思,又不好意思去问。就连自己的微信名字,因为太长时间不用,他都一时想不起来。

同样因为休假回家,中士赵元君对于遥远也有了“非同一般的认识”——

休假回家乘高铁,从青海西宁到家乡和县,200多公里风驰电掣,用时45分钟;牵着马,踩着雪,大汗淋漓爬上海拔5054米的前哨班,直线距离不到3公里,用时也是45分钟。

“都是45分钟,却是完全不同的节奏。”赵元君说。

每一次休假回家,都要追赶外面的世界。“有时候,我感觉城市的生长太快了!而我们支普齐就像这高原上的树,虽然努力生长,但仍长得慢!”马林思索了一下,用这样一句话来比喻支普齐与时代的距离。

遥远的滋味

憋了半天,上等兵王超旭话没出口,眼泪先蹦了出来。

在海拔5054米的前哨班,这个19岁的小战士悄悄地透露了自己的心事——患乳腺癌的妈妈刚刚做完手术,电话里妈妈对他说这几天特别想他,想看看他现在的样子。

怎么办?想来想去,只能拍段小视频,下山之后给妈妈传去。

“妈妈,你生病了,我没能去看你……”镜头前的王超旭,几次哽咽。

泪水又一次夺眶而出,他飞快地用衣袖揩去,“山顶的水都做饭用了,已经好几天没洗脸,不能让妈妈看见我的脸这么脏。”

遥远的滋味,是思念,是咸咸的泪水。

在支普齐,这群整日被强烈高原反应折磨却依旧保持乐观的男子汉,这群勇闯暴风雪不惧生死挺立在边防线上的年轻战士,因为思念,落泪了。

遥远的滋味,除了不能床前尽孝,还有桌上那顿难以吃上的团圆饭。

对支普齐哨所来说,军医徐伟是个离不开的人。他说,“已经两年零三个月没有陪妈妈吃过一顿饭了”。这一次,他即将休下山,“回家想陪爸爸下盘象棋,和妈妈一起去菜市场买菜,做做饭”。

从军医大学毕业,他来到了阿里边防。虽然离自己“拿手术刀”的梦想渐行渐远,但这个年轻的军医却没有放弃,一直坚持看书学习,“内科学好学精了,对

边防的兄弟们有用处”。

在这遥远的地方,爱情也要接受一种特别的考验。

对支普齐的这些小伙子们来说,能和电话里的女孩保持3个月以上的联系,都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。许多爱情,都没能熬过支普齐长达8个月的大雪封山期”。

在大家心里,一班班长赵元君是个“牛人”——高中毕业就来当兵的他,有个当大学老师的女朋友。恋爱7年,他们现在正在商量婚房的装修细节。

很多战友向赵元君讨教恋爱“秘笈”,每次他笑而不语。

这一次,赵元君终于亮出了他“无法复制的爱情秘笈”——一个普通的日记本。

“面对困难的事情,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想各种方法去解决,这就是一个人的成长。”翻开日记本,映入眼帘的是这段质朴干净的文字。

这里面,既有对防感悟,也有对女友的深深思念。扉页上镶嵌的干花标本,散发着支普齐特有的清新味道。

如今,这样的日记本赵元君已经写到第7个。每次休假,他就把写好的日记本送给女友。“这是我们之间最宝贵的东西。”女友对赵元君说,“我会一直陪你,无论多久都愿意。”

“妈妈,你生病了,我没能去看你……”最长的一次,赵元君因任务“失联”整整7个月,没有任何音讯。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,她哭了,“没事没事,我好着呢。”电话那一头,赵元君笑着说。

如果一份爱,可以克服如此遥远的距离,这份爱,一定能一辈子熠熠发光。

诗人说,越荒凉的地方,爱越容易凸显。爱情、亲情、战友情,莫不如是。

“有一种滋味,只有支普齐才有。”下士李超伟的记忆中,他吃过最好吃的东西,是一个荷包蛋。

那是2017年5月,支普齐的冬天快要结束了。大雪封山接近尾声,也是炊事班饭桌上的菜种类最少的时候。

那一天,李超伟在支普齐过的第一个生日。以前,母亲会亲手做一桌他最爱吃的菜,父亲则早早订好生日蛋糕。

往昔的热闹,李超伟不敢去想。从早到晚,家里电话也没能打通。

晚上,同年兵申浩巨悄悄把他拽进了锅铲房,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。

挑开面条,一个圆鼓鼓的荷包蛋露了出来。轻轻咬下一口,新鲜鸡蛋的香嫩,充斥唇齿间。

李超伟不知道申浩巨是怎么记得他

生日的,他只知道,那一年是有史以来第一批母鸡到支普齐安家。

熬过漫长寒冬,90多只鸡活下来不到20只。如果运气好,炊事班能每天攒下两个鸡蛋,当宝贝一样留给病号。

为了做这碗长寿面,申浩巨一中午都眼巴巴地守在鸡窝门口,等着母鸡下蛋……

服役期满,李超伟选择留在支普齐。因为,在这个最远最冷的地方,有着最真挚的情意。

今年6月底,回家休完假再次上山之前,李超伟在狮泉河最好的蛋糕店订了一个大号生日蛋糕。

谁知,奶油蛋糕没能熬住夏日的高温,和长达数天的颠簸,回去的路才走了一半,就变质了。

蛋糕坏了,李超伟有点心疼,不是因为那四百多块钱,而是因为再过几天,就是同班的杨思鹏21岁生日。他想把这个蛋糕带回支普齐,给战友们一个惊喜,也让每个战友都能尝上一口这久违的甜蜜味道。

无奈,李超伟拿出手机,给这个大蛋糕拍了张照片,然后默默扔掉,只留下了生日蜡烛和寿星帽。

至今,杨思鹏手机相册里,还保留着李超伟“送”给他的那个生日蛋糕——没有亲口尝到,却永远享用不尽。

“其实,别人有的,我们都会;别人没有的,我们也有。”在那遥远的地方,这群年轻的士兵清楚,生活的态度,不取决于环境,而取决于行动。

遥远的意义

月夜,星光璀璨。站在支普齐哨位上,上等兵李新林习惯性地望向北方望去——那里,是家乡的方向。

青海湖畔,金银滩原子城,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悠扬的旋律述说着李新林爷爷那一代人的青春。

50多年前,李新林的爷爷作为军医,和军工厂的科学家、工人们一起,为制造新中国第一枚原子弹和氢弹,隐姓埋名,默默奉献。

50多年后的今天,李新林来到比金银滩原子城更遥远的地方,为国戍边。星空下,李新林已学会了从浩瀚银河中辨认出北斗星,再依此判定出家的方向和首都北京的方向。

爷爷,一直是李新林的骄傲。如今,爷爷在电话里对他说:“孩子,好好干,我为你感到骄傲。”

“50多年前,在我们国家艰难的时候,爷爷那一代年轻人挺身而出。”李新林说,“如今轮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,我们也得为国家做点啥。”

离开家两年零八个月,下士徐杰第一次回到了湖北黄冈的家乡。5天行程,一路风尘,下山前他特意换上的新迷彩服,到了家里已经脏得不成样子。

乡亲们听说徐杰回来了,都围着他问在哪里当兵。

尾声

下山前,战士们逐一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家中的通信地址。他们盼望,家人能收到记者寄去的报纸——“有没有我们的名字不重要,只要有支普齐3个字就行!”

下山后没几天,支普齐就迎来了今年入冬的第一场雪。

9月20日,支普齐残雪未消。这一天,中国工信部部长在记者会上透露,中国5G标准必要专利数量已居全球第一。

这一天,支普齐的官兵打开手机,第一次出现了信号。上等兵张岩在战友们的欢呼声中,给亲友们发去一条微信,告诉他们“别激动”。

这一天,1001架无人机热血集结,在天津滨海新区上空拼出巨幅五

星红旗,照耀夜空。

这一天,驮着水和食物的几匹马,像往日一样,在悬崖峭壁间,向支普齐海拔5054米的前哨艰难攀登,为山顶的士兵送去补给。

这一天,全国26个省份48个城市的84个地标建筑,上演“国庆版”灯光秀,点亮城市的整个夜空。

这一天,夜幕降临,镶嵌在高原群山中的支普齐静谧如昨,最璀璨的灯光依然是头顶的银河。

遥远的地方,并不遥远。驱动一个国家的澎湃力量,总是那些默默支撑的背影。他们在你看不到地方,在那遥远的地方。

那遥远的地方,会以时代的方式,走进你的心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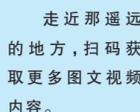
遥远支普齐



美丽支普齐



青春支普齐



走近那遥远的地方,扫码获取更多图文视频内容。

